



# 姊妹湖，天路上的眼睛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向军

小长假的第二天中午，我们沿茶马古道遗迹抵达姊妹湖时，天阴沉沉似乎要下雪。到达观景台，老天似乎开了眼。一阵风过，乌云散去，姊妹湖的全貌尽收眼底。大家摆好造型刚拍完照，又一阵风过，一团雾霭翻卷过来，如同一只无形的大手扯起素纱，把姊妹湖裹了个严严实实。有人开玩笑说，是姊妹湖被我们几个重庆来的油腻大叔吓着了，赶紧披上了神秘的面纱。

观景台的木栈道覆盖着薄雪，我试探着往前挪步，寒风一阵阵吹来，脸庞和耳朵像针刺一样疼痛。更让人难受的是，由于沿途一直坐在车里毫无感觉，一旦下车行动，稀薄的空气一会儿就让人呼吸困难，胸口堵得发慌。我抓紧时间观赏拍照，然后迅速回到车上。

姊妹湖，位于318川藏线上的巴塘县境内，是两个镶嵌在雪山褶皱里的湖泊。从观景台上的标识看到，这里海拔4685米。湖面未被阳光照射的地方，还积着厚厚的冰层，而冰层融化的湖面，幽蓝的湖水像静置的翡翠。透过车窗，看到雾霭里浮动若隐若现的轮廓，像两位藏族少女在纱幕后翩翩起舞。

我们一行人坐在车里，都静静地看着湖面。不一会儿，云雾稍散时，大家又得以近距离端详这对高原明珠。整个湖面温润亮丽，湖水在山风下泛起层层叠叠的鳞纹，岸边的经幡不停翻飞，湖心深处透出深邃的靛青，偶有藏鸡掠过水面，惊起一圈圈细碎的涟漪。最奇妙的是两湖之间的沙堤，泛黄的草甸上零星点缀着牦牛，它们的剪影在云雾中时隐时现，恍若行走在天界的使者。

无人机从高空拍摄的画面更为壮观：眼前的姊妹湖，宛如大地的眼睛。湖岸线曲折蜿蜒，勾勒出被雪山环抱的柔美曲线，而远处的海子山垭口积雪皑皑，在云雾间隙中露出峥嵘。当阳光穿透云层的刹那，湖水瞬间变幻出七种色泽：浅绿、湛蓝、青灰、乳白……如同打翻了天神的调色盘。文采飞扬的大哥形容：“云端上的姊妹湖，分明是上天流下的眼泪。”

关于姊妹湖，在当地藏族同胞中有着许多神奇的传说，最普遍的有两个。

一个传说：姊妹湖是格萨尔王麾下两位女将的化身。千年前，魔王统治着海子山，牧民们颗粒无收、牛羊倒毙。

两位女将为保护百姓，化作湖泊镇住了魔王的戾气。每年藏历六月十五日，姊妹湖会升起五彩祥云，那是女将们在云端巡视人间。

另一个传说则带着凄美色彩：一对藏族情侣为反抗包办婚姻，携手跳入湖中。他们的泪水化作姊妹湖，而魂魄也附在了湖边的经幡上。每当山风拂过，经幡飘动的声响便是他们在诉说衷肠。据说，不久前，一位徒步者在湖边捡到一枚绿松石戒指，当晚便梦见身着藏袍的女子对他微笑，次日戒指竟不翼而飞。

在姊妹湖岸，茶马古道的遗迹仍历历在目，风化的石板上仍能辨认出深深的拐子窝。数百年前，背夫们背着120斤的茶包，从雅安出发，沿着这条古道走向拉萨。他们用丁字形的拐子支撑身体，每走70步便要歇脚，拐子窝就是岁月刻下的年轮。

想象着那些古铜色皮肤的汉子，在暴风雪中蹒跚前行，拐子敲击石板的声响与心跳同频。他们经过姊妹湖时，是否也会驻足凝视这对明眸？但他们的目光里，更多是对前路的忧虑——下一

个歇脚的驿站还有多远？茶包是否被雨雪打湿？家中的妻儿是否还在等米下锅？

而我们，举着手机拍摄打卡，经不起寒风冷冻，受不了高原反应，还抱怨没能遇到晴好天气……与那些迎着风雪，冒着严寒，忍饥挨饿的背夫相比，我们显得多么矫情，多么脆弱，多么渺小：在这片亘古的山水间，我们不过是匆匆掠过的蝼蚁，而背夫们的脚印，却早已融入了大地的血脉。

云雾再度聚集时，我们不得不踏上旅程。车子启动时，透过车窗回望，姊妹湖又被浓雾笼罩，只剩下一抹若有若无的幽蓝。我们的车越行越远，心仍在姊妹湖徜徉。而姊妹湖，也在风雪中不断变换着绝世的容颜，见证着比人类文明更漫长的轮回。

姊妹湖那一抹永恒的幽蓝，永远印在了我的脑海里，她提醒着我：有些风景，注定只能惊鸿一瞥；有些人世，需要用一生去参悟。而姊妹湖，就是镶嵌在天路上的佛眼，注视着每一个过客的来去，也注视着我们在繁华与荒芜之间，如何寻找心灵的归宿。

## 共享食堂笑语盈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张柏华

1

阳春三月，万物充满生机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。一个寻常春日，我又一次来到万安街道宝坪村。之所以说又来，是因去年底我就随街道办的同志来过。在这里，我享受到了共享食堂暖意融融的午餐时光，也感受到了新时代大家庭不一样的和谐与温暖。

宝坪村地处大山深处，山高坡陡、交通不便，是典型的“空心村”“老人村”。村里的空巢老人只要提起一日三餐，便面露难色，尤其是一个人的饭，做起来实在麻烦，常常是煮一顿吃几餐，有时干脆就吃泡面、饼干。这一切，村干部们都看在眼里，村党支部书记马建玲更是急在心头。经多方走访，他们便萌生了办个食堂的想法。

可钱从哪来？村里虽然有个集水稻生产、初加工于一体的“女将香米”生产公司，但那是村集体的，况且尚未壮大。2023年6月，下定决心办食堂的马建玲千方百计自筹资金36万元，终于在当年底建起了“互助养老·共享食堂”。食堂占地120平方米，三间平顶砖房，上下两层，可同时容纳200人就餐。

2024年1月，“共享食堂”正式开伙，解决了老人们——尤其是特困老人的大难题。从此，全村老人餐餐都能吃上免费的“热乎饭”。“平时五六桌，农忙、过节有二三十桌，年底更是上百桌的团圆饭。”马建玲自豪地说。

“大家都准备吃饭了哟！”村党支部书记马建玲大声招呼着。我随三五成群的老人们来到食堂，只见屋里已坐了不少人，六张大圆桌上都摆满了菜，荤的素的；正面墙壁上的液晶电视，正播放着村民们团年的视频，热热闹闹；左面的菜台边，大家拿着各自的饭碗自觉排队打饭，几位大叔一边说笑着，一边倒着暗红色的药酒。

2

落座后，同桌的几位老人热情地跟我聊起来。72岁的谭奇兵老人自从妻子去世后，就一直未娶，加上膝盖疼痛，干不得重活，全凭低保生活。但他乐观，喜欢唱歌。说话间，他反身指着墙上的电视说：“里面那个唱歌的就是我。”

“2022年收割后，马书记带领30多位村民开垦撂荒田。上坪组有几个‘荷包田’，马书记带领大家经过三天不懈劳作，硬是将这几个‘荷包田’开垦成了1亩多的大田。”在食堂当大厨的谭声香竖起大拇指，顿了顿，接着说：“前些年我因病，加上儿子离婚，导致家庭困难，成了贫困户。如今，我家不仅脱了贫，还建起了两层楼的砖瓦房。我在食堂煮饭的工资每月2000元，还能供孙子上大学。”

“我孤身一人过日子，灵活自由，有时到食堂吃，有时在家里煮，但每天都要喝点小酒。有一天，我摆龙门阵时说没酒了，马书记知道后，亲自送来一大壶酒，足足10斤，还带了糖果。”田坐位端着酒杯满怀感恩。

“我80多岁了，是茶园组的，离‘共享食堂’有点远，天晴就自己到食堂吃饭，落雪都是村干部送餐上门。”游世发老人夹着一块扣肉，微笑着看向马书记：“我要感谢你，感谢村里的所有干部。”

“说到感谢，更应该感谢马书记他们的是我。”皱庆贵指着头上的疤痕说：“那年，在外漂泊的我，头部受伤，交不起医疗费。没有办法，我想到了马书记，并通过房东与她取得联系。马书记了解情况后，委托房东把我送上长途客车。回到家，又是马书记安排我到县医院治疗，两个多月才痊愈。曾经无家可归的我，现在已是村集体养猪场的饲养员，吃、住不愁——住在村卫生室楼下，一日三餐都在‘共享食堂’。”

“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，做得不好的地方还请多理解、原谅。大家快吃菜

老人们在石柱宝坪村的“共享食堂”就餐。  
据新重庆-重庆日报



——这是干杂菌子炖鸡肉，这鸡是我们自己养的；这是面海椒炒米豆腐，很提口味；这是刚从地里掐的豌豆尖，很鲜、很嫩……”马书记指着一个一个的菜，劝我们多吃点儿。

3

我有些纳闷：食堂这么多人吃饭，开支从哪儿来？

马建玲书记像看穿了我的疑惑，底气十足地说：“食堂用的大米都是开垦撂荒田生产的，瓜豆时蔬也是发动老人们自己种的。”

“至于肉类、油类，就连洗洁精、餐巾纸这些，都是爱心人士、团体捐赠的。比如茶园组的冉小娅，这几年每年都给‘共享食堂’送一头大肥猪，该组的周红安去年也如此；红村组的马勤兵，已连续三年组团吃年夜饭，而且每年还要给大家发过年礼物；天泉村花园组的马一丹，年年都给食堂送价值5000元的物资……”马建玲说话的语气带着无限的感激。

“但要更好地办好‘共享食堂’，光靠‘输血’肯定是不行的，所以，我们正在规划把原来的养殖场扩大，并建设好，不单单养鸡鸭鹅，还养牛羊猪，以保障食堂肉类供给，同时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。”

阳光透过玻璃窗户，洒下满屋子明亮的光影。饭菜的热气在光线中袅袅上升，与欢

石柱宝坪村“共享食堂”里，饭菜荤素搭配，营养又美味。  
据新重庆-重庆日报

笑声交织在一起，好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。我忽然觉得，“共享食堂”不仅仅是一个吃饭的地方，更像是一个大家庭的客厅。

吃完饭，老人们并不急着离开，抹桌的抹桌，扫地的扫地，他们忙活着，谈笑着，好生惬意。院坝边，树荫下，晒太阳摆家常的、搬出棋盘对弈的、刷抖音玩手机的，那真叫一个悠然自得。

乡村振兴，宝坪村化茧为蝶，如今已是重庆市和谐示范村、重庆市第四批宜居美丽乡村、石柱县改革创新先进集体，先后被新华社、央广网、《光明日报》《重庆日报》等多家主流媒体宣传报道。作为村里的领头雁，马建玲多次被市里、县里表彰奖励。

午后的阳光温暖明媚，坐在返程的车里，我摇下车窗，回头望去，“共享食堂”敞开的那三扇大门，仿佛是在迎接每一个路过的客人、每一位回家的游子。

